

光明大道

(呂 戲)

華東戲曲研究院編輯

華東地方戲曲叢刊

第十三集

華東地方戲曲叢刊

第十三集

華東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五·上海

## 華東地方戲曲叢刊 第十三集

編輯者 華東戲曲研究院

出版者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壹號

(上海康平路155號)

印刷者 永立印刷所

(上海新閘路920弄50支弄22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書號(719) [IV VI 13] 類別 戲劇·電影一呂戰

字數 47000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2 11/16

1955年4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3200冊

定價 二角八分

## 編輯凡例

一、編輯「華東地方戲曲叢刊」，是爲了選擇華東各省、市比較優秀的地方戲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參考。

二、「華東地方戲曲叢刊」收集華東各省、市流行較廣、內容比較健康、經過整理的各種地方戲傳統劇本，根據傳統劇目或其他文藝形式改編的劇本，以及創作的歷史劇和反映現代人民生活劇本。

三、「華東地方戲曲叢刊」所收的劇本，一般的都是經過了實驗演出，反覆修改後確定下來的。

一、凡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是在尊重民族遺產，去蕪存菁的原則下進行的；並且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整理。

一、我們主觀上力求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對待這項工作，但由於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當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指正。

法，憑正規的賣鋪，出了一張紙條，說：「急着要錢，又取小本子去送一送，希望你家能借我點錢，幫我填上裏面。」中場地主答應了，李半仙把錢收了，說道：「你這人真誠實，我大了要五隻白兔，你說，我買。」老頭子不答應，說：「那太小氣了，算走江湖，我送你二隻兔子。」同前事。忽聽得有人喊道：

「快來，快來，瞧瞧我的戲！」劉三進來，說：「我這戲，是新編的，請你瞧瞧。」那人道：「戲還早，我先瞧瞧。」

劉三說：「我這戲，是新編的，請你瞧瞧。」那人道：「我這戲，是新編的，請你瞧瞧。」那人道：「我這戲，是新編的，請你瞧瞧。」

李半仙對中獎銀，五點以舞，是李半仙買來，以頭獎賣給。中獎獎金，是李半仙買來，以頭獎賣給。

吳英奇著《大戲》

## 前記

呂戲「光明大道」是一九五四年創作的現代劇。劇本主要描寫了農村中社會主義思想與資本主義思想的鬥爭。

故事發生在一九五三年的春天。地點是山東的農村。農民李老發在土改後，生活逐漸富裕，由於從前逃過荒，要過飯，因而怕子孫們再受窮吃苦，便想着多買些地，使後人不致再受凍挨餓。同村的張五嫂，丈夫剛剛病死，欠下了藥鋪先生李半仙的高利貸，經不起屢屢催討，只好將自己僅有的一塊好地——金盆地出賣還賬。李半仙便趁機從中與李老發說合，在暗中定下了買賣。

老發的兒子青年團員、互助組長李守誠，積極設法替張五嫂解決困難，想動員他爹借錢給張五嫂還賬。李半仙從中挑撥，五嫂以為是守誠買地，却硬要賣地。守誠知道父親要買地，想法說服父親。鋤地時，他用話試探並打動老發，恰巧老發也正想試探兒子的口氣，一人便一邊鋤地，一邊兜着圈子談話。守誠委曲婉轉、理直氣壯，老發無法開口，便老羞成怒，當場和兒子決裂。

老發和兒子翻臉之後，也覺得兒子說的句句有理，但他看不到社會主義的前途，總覺得只有多買些地生活才有保障。他決心買地，就去王家集找守誠的二舅借錢。

守誠揭發了李半仙放高利貸的行爲，得到了村組織和互助組的幫助，解決了張五嫂的債務，使張五嫂免於賣地，堵住了老發的路；然後又叫小桂子去找二舅，借錢來給張五嫂還賬，並且叫二舅想

法留住老發進行教育。二舅開始不了解的情況，見到桂子就完全明白，一方面把借來的錢交與小桂子給五嫂還賬，一方面留下老發。

張五嫂聽守誠說是老發與二舅借錢給她，便趕來道謝，守誠也隨其一同前來。見面之後，老發更加慚愧不安，終於在大夥的啓發與事實的教育下認識到自己所走的是錯路。

本劇在參加山東省戲曲會演後，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見，進行了一些修改。參加華東區戲曲觀摩演出大會時，獲得劇本獎二等獎。會演後，在結構和語言方面作了些修改。

此處一隻鷄子飛上來，竟被那野賊抄了。他本在那裡尋了一處，中計發發財，這事本來應該是他的。

外公說：「我這老頭子，死的時候，總是在山東的農村。農民有句老話：『後悔不如早改，後悔不如不改。』我這輩多以爲是，但後人不敢再愛惜的話，『因材施教』，是應該的。」他說着，又說：「我這輩多以爲是，但後人不敢再愛惜的話，『因材施教』，是應該的。」他說着，又說：「我這輩多以爲是，但後人不敢再愛惜的話，『因材施教』，是應該的。」他說着，又說：「我這輩多以爲是，但後人不敢再愛惜的話，『因材施教』，是應該的。」他說着，又說：「我這輩多以爲是，但後人不敢再愛惜的話，『因材施教』，是應該的。」他說着，又說：

「我這輩多以爲是，但後人不敢再愛惜的話，『因材施教』，是應該的。」他說着，又說：「我這輩多以爲是，但後人不敢再愛惜的話，『因材施教』，是應該的。」他說着，又說：「我這輩多以爲是，但後人不敢再愛惜的話，『因材施教』，是應該的。」他說着，又說：「我這輩多以爲是，但後人不敢再愛惜的話，『因材施教』，是應該的。」他說着，又說：

「我這輩多以爲是，但後人不敢再愛惜的話，『因材施教』，是應該的。」他說着，又說：「我這輩多以爲是，但後人不敢再愛惜的話，『因材施教』，是應該的。」他說着，又說：

「我這輩多以爲是，但後人不敢再愛惜的話，『因材施教』，是應該的。」他說着，又說：「我這輩多以爲是，但後人不敢再愛惜的話，『因材施教』，是應該的。」他說着，又說：

# 光明大道（呂戲）

時間：一九五三年春天。

地點：山東省某地一個農村。

人物：李老發 五十多歲。

李守誠 二十多歲。

小桂子 十六歲。

李文雅（外號李半仙）四十多歲。

李老發：你這孩子真要命，連我這老頭子都管不住了。你又不幹活，趁着沒陽光，快去吧！  
小桂子：他媽的，張五嫂 四十歲。重影。你又不去啦！趁着沒陽光，快去吧！  
李老發：李老頭，你說我這路兒十一歲。多大孩子就打。老子一個人來鄉親送我的水，一張口就是金錢哩。  
二舅 五十歲。發表。

小桂子

第一場

時間：早晨。

地點：李老發院內。

李老發：李老頭，你這孩子真要命，連我這老頭子都管不住了。你又不幹活，趁着沒陽光，快去吧！

〔小桂子正在簸糧食，牛叫，她跑過去看了看，原來牛吃空了槽，便開始給牛拌  
草料〕

小桂子：（邊餵邊唱「二板」）

老黃牛別叫啦，

眼看着桃李花開草發芽，

互助組裏準備好，

春三月就要耕地種莊稼。

哥哥牽你頭裏走，

我在後扶犁把鞭拿。

老牛你耕地出出力，

回家來好草好料好打發。

爹要疼錢不添料，

找俺哥哥另想法。

我給老牛來拌草——

〔李老發扛鐵上〕

李老發：（唱「二板」）

滿坡裏長的好莊稼。

春天撒下一粒種，

到秋後萬石糧食扛進家。

別聽這，別聽那，

莊稼人全得靠莊稼。（進門）

小桂子：你回來了，爹！

李老發：唔，牛餓上啦？

小桂子：嗯。

〔李老發走到牛欄旁，看了看〕

小桂子：哎，爹！你沒上組裏開會嗎？

李老發：你哥去就行啦！還用着齊抬營嗎！反正我去了也是聾子耳朵——虛擺設！

小桂子：俺哥哥說今日要討論好些事，你又不去啦！趁着沒開完，快去吧！

李老發：管我去不去的唄！只要多打糧食就行。哪一回人家聽過我的來！一張口就給填上個螞蚱。

小桂子：你淨好跟人家往兩下擰，還嫌人家頂你！（拍量糧食裝進一簍）都！

李老發：別話多勞神的啦！（將手中的豆粒給小桂子）吶，桂子！

小桂子：爹，你這是在哪裏討換的新品種？

李老發：什麼新品種？

小桂子：要這十來個豆粒幹什麼？

李老發：不幹什麼就白扔！也不知是誰在路上拋撒的，我好容易把它一個一個的揀回來。你知道日子怎麼過？

小桂子：光你知道，俺就不知道節約啦！你看我簸的這糧食拋撒一顆了嗎？

李老發：又弄糧食幹什麼？

小桂子：不是說給張五嫂再送點糧食去嗎？俺哥叫問問你送多少去。

李老發：噢噢……送吧！唉！我看這家人家要壞事！

小桂子：俺哥哥正給她想辦法。

李老發：到了這個光景啦！我看……

小桂子：送幾升去？

李老發：再量一升去吧，反正也是救救眼前。

小桂子：好！（忽然想起）哎，爹！藥舖裏那個人一大早來找你幹什麼？

李老發：誰？

小桂子：李半仙唄。

李老發：他找我幹什麼？（忽然想起）噢噢……許是上集啦的那個事。（繼續想）

小桂子：你給他啦的什麼事？

李老發：閨女家，管什麼也有你的。

小桂子：給這號人打什麼交道！……俺不管，要叫俺哥哥知道了當不了……

李老發：孬好我心裏有個數，上不了他的當。他上哪去啦？

小桂子：（沒好氣地）說是一會還來！

李老發：許是那個事，今天逢大集，他許沒空再來，我找找他去！

小桂子：你上哪？爹！不開會去找他，看我不給俺哥哥說。

李老發：你儘管多嘴多舌的，我還疼你！  
不送酒！  
你管我！

小桂子：那你得幫着我倒上糧食。

李老發：好，好！

小桂子：爹，你說給我做身換夏的衣裳，什麼時候做？那可是我自己掙的錢哪！

李老發：你只管聽話，好好下力，種下地就做……

〔父女邊說邊倒糧食，李文雅上〕

李文雅：老發叔回來了嗎？

小桂子：爹，他又來了。

李文雅：（進門）你老人家沒上集啊？

李老發：我就是有閑工夫趕集。

李文雅：老發叔，我來過一趟啦！

李老發：（明知故問）有什麼事嗎？

李文雅：上集咱爺倆啦的事有個眉眼啦！

李老發：唔。

小桂子：（不願他們啦）爹，你不是開會去麼？

李老發：去，進去搬個凳子給你文雅哥坐！

小桂子：我得去送糧食。

李老發：好，好，去吧！去吧！

〔小桂子白了李文雅一眼，掩籃下〕

李文雅：老發叔，我特爲來給你送個信，那天你不是說想添點家業嗎？我倒聽說有一個合適的楂子。

李老發：唔，我那點包囊有限，就怕拿不動；組裏說還要辦夥買東西的……

李文雅：哎！我可不是說破壞話，變工互助倒是好，可有句老話你就忘了？爹有娘有

不及自己有！還是自己養的雞下蛋哪！說句醜話，要擋在頭幾年，我早就留

小桂子：下啦！這地，哎！金蛋哪。

李老發：是誰家想出脫地？

李文雅：嘿，不用說主了，一提地你就知道啦！

李老發：（唱『二板』）

小桂子：爺爺此地座落在莊前，……對不着，要和爺爺商量一下……

李老發：（唱）跟你鄰墻緊相連。

你兩家當初種的本是一塊地，  
土改才分成兩半邊。

出了名的金盆地，

全莊裏頭尖拔尖。

你要把它買到手，

使使勁一年就能撈本錢。

李老發：喲！這不是張五家那二畝半地嗎？

李文雅：除了這還有再合適的嗎！大叔，種地你是老行家，孬好比我明白；我一聽見

李文雅：風就來找你，咱是一拃沒有四指近哪！

李老發：（唱「二板」）

李老發：（唱）聽說要賣金盆地，

李老發：（唱）嘴裏不說心動彈，

要真能兩塊長條併成方，

耕種鋤割都方便。

這真是想着颶風就起土，

想着下雨就陰天。

她要賣，我就買，

這個地可合適——

李文雅：你老人家眼光亮，那你就買了吧！

〔李老發考慮〕

李文雅：（遞煙）大叔，你吸烟！

李老發：（抽旱烟）不，我抽這個順口。

李文雅：（唱）不，這事還得細打算。

李文雅：這真是百年不遇的機會！

李老發：合適倒合適，可就是她家的……

李文雅：就是她家的，你才該留下咧！

〔唱〕她家正在爲難處，

你買地如同幫她是一般，

下場她有錢還上賬，

你買地土去生產。

李文雅：這就是與人方便自己方便，

你得地來她得錢。

李老發：（唱）張五如今得病死，

撇下了一女並三男。

李文雅：（疑惑）要是賣了這塊地，

李文雅：大舅她娘們指着什麼掙吃穿？

李文雅：哎！

（唱）用急賣了堂前地，

等錢拆了房上磚，

光該我就八十八萬五千六——

李老發：喲！他吃了你多少藥，這麼些錢？

李文雅：光藥賬倒寥寥……

李老發：怎麼！還有使你的錢嗎？

李文雅：（不好明說，連忙遮蓋）哎哎，那是頭幾年的事，現如今我哪敢再……

李老發：你還瞞什麼，我還不知你那一套心思哩。

李文雅：嘿，不光我的，拉的到處都是！

（唱）不賣地土怎麼還？

車到山前必有路，

她娘們自然有打算。

李老發：可也是，不賣地這些賬咋還？